



綠色 華耕

OASIS PEN

——小说·诗歌·散文·理论探究
FICTION, POETRY, ESSAYS, THEORETICAL INQUIRY

【都江文化丛书】

都兰文化丛书

《绿洲·笔耕》
Oasis pen
——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理论探究
Fiction, poetry, essays, theoretical inquiry

主 编：张纪元 马永安
中共都兰县委宣传部监制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《绿洲·笔耕》 /张纪元, 马永安 编. — 北京 :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122-0299-1

I. ①绿… II. ①张… ②马… III. ①文丛—中国—现代
②都兰—文丛 IV. ①J4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80064号

书 名：《绿洲·笔耕》
主 编：张纪元 马永安
执行主编：孙海波
责任编辑：杨 静 孟红梅
版式设计：颜二平
监 制：都兰县委宣传部
出 版：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印 刷：北京雅利鑫盛印刷技术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：13.5
字 数：187, 000字
版 次：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122-0299-1
定 价：99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主 编：张纪元 马永安
编委会主任：拉玛太 乔格图 李 顺
马生全 包玉莲 孟红梅
编委会副主任：杨发元 李增武 沈卫东
屈卫海 乘 热 赵建忠
卢东升 孟克毕力格
王桂莲 希红星 韩青林
冶成义 蔡智伦 鲍旦正
刘永胜 张耀山
编 委：姬延海 祝家顺 马才让加
马生耀 高 峰
校 对：秦克斯 奚富强 奚增哈木
周本加 仁青卓玛
设 计：顾二平

目 录

小说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阿兰山探宝记/程起骏 | 5 |
| 雪山剿匪记/梁 良 | 14 |
| 贝壳链/孙泽宇 | 25 |

诗歌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从西宁前往都兰途中/鲍义志 | 37 |
| 忆秦娥 都兰美/鲁占奎 | 37 |
| 诺木洪—我的故乡/巴义 | 38 |
| 吐谷浑怀古/鲍义志 | 39 |
| 虾聚峰景观/杨 林 | 40 |
| 都 兰/卢贤德 | 41 |
| 寻找诺木洪/王海明 | 42 |
| 唱响风景绮丽的都兰县/崇山 | 43 |
| 唱响富饶美丽的都兰县/周泰 | 43 |
| 都兰长居有感/卢贤德 | 44 |
| 柴达木的清晨/可可西里 | 45 |
| 锦绣都兰文化走廊（组诗）/斯琴夫 | 46 |
| 柴达木把我的情留下（信天游）/赵新年 | 50 |

散文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回望夏日哈/陈瑞珍 | 53 |
| 海西生活片段回忆/朱生奎 | 62 |
| 让湮没的历史重放异彩——都兰博物馆布展规划座谈会侧记/王文泸 | 66 |
| 枸杞颂/张纪元、梁良 | 70 |
| 黄沙古墓掩埋的王国/白渔 | 72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白刺畅想曲/辛光武 | 74 |
| 枫老三秋叶正红——缅怀蒙古族老人官保加先生/程起骏 | 86 |
| 犹记当年行路难/王贵如 | 90 |
| 洪水川的变迁/颜宗成 | 94 |
| 回忆陈毅副总理在察汗乌苏/严生波 | 96 |
| 贝壳梁探奇/白渔 | 100 |
| 都兰：青藏线上的生命颂辞/郭建强 | 102 |
| 在“五七”干校的日子/陈瑞珍 | 106 |
| 唱一首悠扬的长调——德都蒙古牧民歌手戈壁的印象/斯琴夫 | 111 |
| 一位政府县长的轶事一二/蔡拜 | 113 |
| 柴达木奇特的芦苇船/杨林 | 116 |
| 诺木洪/卢贤德 | 117 |
| 盆地务农琐记/程起骏 | 119 |
| 丝路情怀在都兰/李朝 | 125 |
| 千古荒漠变绿洲——记诺木洪农场的开发及业绩/张立君 | 133 |
| 都兰县成立干部职工农场始末/梁良 | 138 |
| 绿漫白水河/赵新年 | 140 |
| 都兰高原古王国/杨林 | 143 |
| 香日德垦荒亲历记/张生财 | 146 |
| 沙漠中崛起的绿色都兰/董得红 | 148 |
| 大漠孤烟直，创业多艰辛——香日德农场琐记/卜锋 | 154 |
| 枸杞的故事/辛光武 | 158 |
| 炫动心灵的眷恋——记东方庞贝诺木洪古城/赵新年 | 164 |
| 让余生继续发光/梁 良 | 167 |

理论探究

| | |
|--|-----|
| 试论吐谷浑在我国民族融合中的历史作用/蒲文成 | 169 |
| 古刹春秋堪入史——关于打造吐谷浑文化旅游品牌的思考/张纪元、程起骏 | 175 |
| 郭里木棺椁彩画复原临摹记/柳春诚 | 185 |
| 江河源头有一颗穿云欲出的文化亮星 ——关于打造吐谷浑文化旅游品牌的思考/程起骏 | 189 |
| 仰空长啸风舒舒慕天席地真吾庐——简评黎丹其人及咏柴达木诗篇/程起骏 | 200 |
| 灿若星河的吐谷浑文物/柳春诚 | 211 |



都兰文化丛书

《绿洲·笔耕》

Oasis pen

——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理论探究
Fiction, poetry, essays, theoretical inquiry

主 编：张纪元 马永安
中共都兰县委宣传部监制

目 录

小说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阿兰山探宝记/程起骏 | 5 |
| 雪山剿匪记/梁 良 | 14 |
| 贝壳链/孙泽宇 | 25 |

诗歌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从西宁前往都兰途中/鲍义志 | 37 |
| 忆秦娥 都兰美/鲁占奎 | 37 |
| 诺木洪—我的故乡/巴义 | 38 |
| 吐谷浑怀古/鲍义志 | 39 |
| 虾聚峰景观/杨 林 | 40 |
| 都 兰/卢贤德 | 41 |
| 寻找诺木洪/王海明 | 42 |
| 唱响风景绮丽的都兰县/崇山 | 43 |
| 唱响富饶美丽的都兰县/周泰 | 43 |
| 都兰长居有感/卢贤德 | 44 |
| 柴达木的清晨/可可西里 | 45 |
| 锦绣都兰文化走廊（组诗）/斯琴夫 | 46 |
| 柴达木把我的情留下（信天游）/赵新年 | 50 |

散文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回望夏日哈/陈瑞珍 | 53 |
| 海西生活片段回忆/朱生奎 | 62 |
| 让湮没的历史重放异彩——都兰博物馆布展规划座谈会侧记/王文泸 | 66 |
| 枸杞颂/张纪元、梁良 | 70 |
| 黄沙古墓掩埋的王国/白渔 | 72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白刺畅想曲/辛光武 | 74 |
| 枫老三秋叶正红——缅怀蒙古族老人官保加先生/程起骏 | 86 |
| 犹记当年行路难/王贵如 | 90 |
| 洪水川的变迁/颜宗成 | 94 |
| 回忆陈毅副总理在察汗乌苏/严生波 | 96 |
| 贝壳梁探奇/白渔 | 100 |
| 都兰：青藏线上的生命颂辞/郭建强 | 102 |
| 在“五七”干校的日子/陈瑞珍 | 106 |
| 唱一首悠扬的长调——德都蒙古牧民歌手戈壁的印象/斯琴夫 | 111 |
| 一位政府县长的轶事一二/蔡拜 | 113 |
| 柴达木奇特的芦苇船/杨林 | 116 |
| 诺木洪/卢贤德 | 117 |
| 盆地务农琐记/程起骏 | 119 |
| 丝路情怀在都兰/李朝 | 125 |
| 千古荒漠变绿洲——记诺木洪农场的开发及业绩/张立君 | 133 |
| 都兰县成立干部职工农场始末/梁良 | 138 |
| 绿漫白水河/赵新年 | 140 |
| 都兰高原古王国/杨林 | 143 |
| 香日德垦荒亲历记/张生财 | 146 |
| 沙漠中崛起的绿色都兰/董得红 | 148 |
| 大漠孤烟直，创业多艰辛——香日德农场琐记/卜锋 | 154 |
| 枸杞的故事/辛光武 | 158 |
| 炫动心灵的眷恋——记东方庞贝诺木洪古城/赵新年 | 164 |
| 让余生继续发光/梁 良 | 167 |

理论探究

| | |
|--|-----|
| 试论吐谷浑在我国民族融合中的历史作用/蒲文成 | 169 |
| 古刹春秋堪入史——关于打造吐谷浑文化旅游品牌的思考/张纪元、程起骏 | 175 |
| 郭里木棺椁彩画复原临摹记/柳春诚 | 185 |
| 江河源头有一颗穿云欲出的文化亮星 ——关于打造吐谷浑文化旅游品牌的思考/程起骏 | 189 |
| 仰空长啸风舒舒慕天席地真吾庐——简评黎丹其人及咏柴达木诗篇/程起骏 | 200 |
| 灿若星河的吐谷浑文物/柳春诚 | 211 |

《绿洲·笔耕》

| 小说



阿兰山探宝记

文/程起骏

满天星光，月亮还没有出来。黑暗幽静的山谷里，苇丛中闪耀着点点的黄光，这是0021分队的宿营地。人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交谈着。李龙从当中的那个帐篷里走出来，向对面的石壁上喝道：“老方，有点动静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大概不来了吧？”

“李队长，你猜来的是谁啊？队部不会有新的调动吧？”另一个人问道。

“这我也弄不清，不过，大的变动不会有。你想我们从几百里外跑到这里来，两手空空，怎么好跑回去。”李龙说得很平静，但心里同样充满了焦急和不安。他倾听一下，又背着手钻进了帐篷。有谁在焦急的说：“要是空着两手回去，那怎么向领导向同志们交待？”

“是啊……”李龙心里想着。

可是这次情况确实有些特别，从进入祁连山以后，仅用两个月的时间，他们这个队就发



现了十八种可供开采的矿点，成了红旗队。这次大队部已特别的信任，交给了他们一项新的任务：转战到阿兰山寻找自然铜。在欢送出征的晚会上，大队何政委说：“明白吗，小伙子们？你们的任务是打开一座地下铜库的大门，只等着修一条专用公路去运货。电工业、国防工业需要铜是迫切的。你们都是共青团员，我相信你们的壮志雄心，相信你们的双手，所以一定要在年底找到。”

他们到达阿兰山，经过初期的战斗，就明白了这个地下铜库的大门不易打开，就明白任务的艰巨和光荣了。那鹿角一样美丽的自然铜标本，是在阿兰寺的经堂里发现的。但当我们登门访问时，油光满面的老喇嘛说，这块“黄石头”是三十年前一个老猎人拿来的，而老猎人早死了，发现地点的秘密就被带进了黄土。最后喇嘛用毫不掩饰的口气问道：“就你们几个人要跑遍阿兰山吗？这里有句老话儿‘天上的星星多，阿兰山内山沟多，星星九万九千九，阿兰山的山沟比星星多一倍’，你们算算看！”

阿兰山的山沟确实没有数。半个多月时间他们尽管跑遍了无数的峻岭山谷，就是没有看到自然铜的一点影子。大队部的询问，都用“没有情况”回答。这个回答就像耻辱的代号，使李龙和这个队的全体成员难以忍受。在前晚上定时的电话联系中，部队的指示是：“后日队部去人面谈。”

“人手确实少了点，但能够向组织上伸出手去吗？废话！”李龙质问着自己。他第五次从帐篷内走了出来，又走了进去。他觉得挂在帐篷柱上那面金字红旗发着刺眼的光芒，从目前完成任务的情况看，真愧对这面红旗所给予的荣誉。他用拳头重重地打一下腿说：“阿兰山啊，你真是座蒙语所说的黑山，但我们总有办法叫你红起来。”

突然帐篷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夹杂着口令声……在这些声音中，他听出了那熟悉的、亲切的说话声：“老方吗？是我。啊哈，你们住的这地方简直是九曲十八弯的迷魂阵，要不是我这个向导呱呱叫，那还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呢。”

“何政委，来了，来了！”他就像小孩听到母亲来了的声音一样高兴，一个箭步冲出了帐篷。同志们已经围住何政委。李龙挤上去一把抓住何政委的手，兴奋的说：“没想到你会来，好啊……”他想说很多话，一时又无从说起。同时也感到事情重大，要不，何政委怎么会从百忙中亲自赶来呢？

和何政委一起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是蒙族青年，一个是前些日子到这个队实习的小吕。

李龙顺手拍了一下小吕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小家伙，可别哭鼻子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就不行？”小吕瞪着稚气的眼睛问道。心想：你才多大啊！就叫人家小家伙，哼！

“你还不知道，就因为怕他吃不消，不叫他来，他还真哭了一次鼻子哩。一天老缠着我，高低不听话。”何政委也打趣着说。

“你们别信政委的话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再说，政委老讲年轻人应该锻炼锻炼。我这就锻

炼来了呗。”小吕急急忙忙的分辩，引起了大伙一阵佩服的笑声。唯有那个蒙族青年一语不发，大口的喝着茶，他微微歪戴着的狐帽下，一双明亮的眼睛不时打量着大家，摆弄着叉子枪。

“嗬，你看我忘了介绍新来的同志——这是桑银巴同志，他是我们全队的向导。你们大概听说过他的大名吧！那个在阿兰山五枪打倒了六只鹿的神枪手就是他。他听到在阿兰山找矿，就自己要求来了。”何政委向大家热情的介绍着。

小伙子们惊奇地瞧着这个名扬祁连山，初次见面的猎手。

“你一个人在山里跑，怕不怕？遇见狗熊啷格办哟！”一个四川小伙子问道。

“蓝天是老鹰的家乡，深山是猎手的帐房，猎手进了山就像鹰到天上，怎么倒害怕了呢？”桑银巴用流利的汉话很愉快地说：“如果见狗熊，就把它的皮扒下来。”

他说得大伙兴奋地笑了起来。李龙说：“哈，你说得和我们说的一样，蓝天是帐篷，星星是明灯。深山大岭是我们的家，是我们战斗的天地。不过，你追猎的是猛兽，我们呢，是矿而已，对不对？”

桑银巴微笑着点了点头，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。小伙子们嚷道：“给我们添了一个战斗的兄弟，太欢迎了。”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。欢畅地寒暄了一会，李龙沉静了下来。何政委看到了李龙在等待着他说话。

“老李，快十二点了，今晚算了吧？”

“不，还是请你谈谈好，要不今晚大家睡不好觉。”李龙横扫了一眼静下来的队员们说：“除放哨的外，全部人马已到齐了。”

“对，还是请政委说吧。”大家异口同声地要求。

“嗯，那也好。情况是这样的，小伙子们”，何政委开门见山的说：“地质部对这个发现很重视……因为大家都清楚，再过一个多月就可能封山了，雪封了山，困难大家也比我了解。如果这里确实困难的话，有两个解决的办法：第一个是把‘0025’队拉过来；第二个改变目前的勘探步骤，采用盆地探油的先进经验。不过，这种办法用在金属探矿上，还是第一次，行得通行不通，还决定于大家。不过需要肯定的一条是：矿一定要在今年找到。”

李龙站了起来，严肃的眼光迅速的巡视了一下队员们。

他这时声音虽不高，语气却着重的说：“这能行吗，同志们？”就像猛然点着了一个大炸药包，十八个小伙子喊出了一个“不”字。烛光被震荡得晃了起来。“这能行吗？”这几个字，在别人听来有些含糊，可是对这些小伙子就不需要多说了。他们明白李龙的每一个手势，眼神，正如李龙明白每个人的思想一样。

“不能！‘0025’有人家自己的任务啊！”

“不成！何政委，大队部不相信我们了是不是？”那个黑胖胖的队员问道。

“我们临走时向党提出过保证：今年就是把阿兰山翻过来，也一定完成任务，否则情愿

把……”

李龙把手一举，队员们马上静了下来。他坚定而严肃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也同意大家坚定不移的信心。现在我代表大家再一次向组织上表示决心。”他回头看了一下微笑的何政委，“矿一定找到。阿兰山我们一定要征服。现在我们就仔细讨论政委提出的第二个办法。”

木箱上展开了一张不大的地图，图的左上角用铅笔写着“步步为营，分区清剿”几个大字。

帐篷内又像开水似地沸腾起来了，大家在何政委的领导下热烈地讨论着。地图上加着圈，划着各种符号，终于把方圆二百多公里的阿兰山在地图上算成了二十四个小方块。人们组成了六个突击小组，分区包干。经这一划分，有半个月就能普查一遍。李龙、小吕负责第四、五、六区。因为离宿营地最远，又流传种种神秘迷人的传说，大家一致同意把桑银巴分在这个组内。

李龙压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心花怒放地说：“以前我们提出的方法是老牛破车，现在政委的新方案使我们坐上火箭啦。同志们，我们有没有决心在半月内找到矿，向国庆献礼？”

“有啊！”大家简直吼了起来。

最后，何政委站起来说：“这个方案经大伙儿讨论后，基本上完善了。我代表大队部完全批准，并且亲自执行。”

夜已很深，人们入睡了。小吕闭着眼，听着李龙帐篷内传来继续低语声：“明天就是向黑山总攻的开始……”

“这很好。明天向大队部发个专电汇报。我看小伙子们的鞋不行啦，都像旱在沙滩上的鱼一样张着口。对了，巴音图公社已组织了一个运输队支援我们，后天到……书籍、报纸大概还有你爱人的信。”这是何政委亲切的语音。

话音低下去了，只能偶尔听到李龙轻轻的笑声。

小吕心想，明天，幸福的明天，跟李龙去探矿啦！他的心中有一股暖流在激荡。他兴奋地把头从帐篷的入口伸出去，看到李龙的帐篷内还亮着灯。李龙那蓬乱的头发和庞大的身影在篷布上晃动着。月亮不知什么时候爬上了山顶，月光像冰凉的水一样倾泻在寂静的山野，一切都在悄悄地酣睡。

从石山上流下一道清泉带着一股松香味，泛着银一样的光波，低声地欢唱着。在小吕心目中，阿兰山好像浑身闪着矿石的金光，使他振奋而神往……这一切都是如此神奇，美妙！

雨唰唰的下着，密集的水珠夹着狂风，猛烈地敲击着山岗。远山变成了淡青色，在水雾里影影绰绰，忽显忽隐。山谷道上只有急剧的雨声陪伴着李龙和小吕在行进。他俩各拉一匹马，在山涧的小路上艰难地走着。也不知摔了多少跤，两人全身泥水。路的右边是一道悬壁，左边是看不见底的涧沟。路只容一个人走过。李龙稳步地走在前面，一双鹰一样的眼睛，在巨大倾斜岩层上注视着。小吕走这样的路还是第一次，他看着那些长满柽柳深不可测的涧底，身子不

自主地晃了起来，脊背上感到有一股冷气。

“李队长，我们没有走错方向吧？”小吕终于停下来问道。

“没有。我们一直向北，向五号前进。”李龙凝视着袖珍经纬仪说。他看了看表又道：“天马上要黑下来了，走快。你要脚踏稳，步子放大，不要老看着涧沟。”

这是突击开始后的第五天。在前四天里，他俩和桑银巴踏遍了四号区。敲烂了无数岩石，所获不大。终于离开了四号区。桑银巴到宿营地汇报去了，他走时，再三叮咛要等他回来带路。但他俩觉得坐着等两天，实在是个大浪费，所以决定凭着经纬仪先走一步，反正桑银巴跟着脚踪会撵上来的。

天快黑下来了，还好，小路向上延伸着，终于走上了一个山梁。回顾来路，连李龙也有些心悸，那条小路像一条青白色的丝线缠绕在黑色的崖壁上。

“这个捣蛋的老天爷，下了一整天，还没个完。哼，你下个够吧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比这还大的雨我见过哩！”

小吕抹着流进眼内嘴里的雨水，不服气地道。

在一个石崖下面，有一块突出的岩层，下面是一个狭窄的沙沟。李龙紧贴着石壁铺下了马搭子，这样至少可以避避刺骨的寒风。他接着打开了装着饼干的布袋，招呼正在绊马的小吕：“来吧，开饭了。你把老天爷骂个不停，真把人家的好心当作了驴肝肺，你看——唯恐我们咬不烂，给我们泡得软软的，不用牙齿劳动。饭吃完了还有通宵的冰水浴哩。这么好心好意，不谢谢能成吗？”他用两个指头夹起饼干糊糊放在嘴里，津津有味地嚼着。小吕茫然地笑了笑。

四周一片漆黑，两人围着一条湿毛毯，靠着石壁坐着。

雨停了，山野顿时变得死一般寂静，一阵阵寒风袭过来，小吕不时地打着寒颤。

“冷吧？”李龙用胳膊护着小吕问道。

“不冷，”说着又一个寒颤。

“哈哈，第一次进山，就碰上好运气。”

“队长，你在想些什么？”小吕问道。

“是想啊！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就想得最多，想老战友们这时蹲在高炉旁，汗流浃背；有的在海防前线像我们一样淋着雨水，监视着敌人，有的在通宵夜战。”沉默一会，又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是啊，我们淋了这些雨，挨这点冻，可是得到的却是十倍百倍的快乐。人民把我们叫‘为祖国探宝的人’，叫‘工业上的尖兵’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啊！何况政委他们不是和我们一样？甚至连这么一块歇身的石头都找不到呢。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加快速度建设社会主义……你看，今天走过的那条小道，过两个月之后，就像神话一样，变成一条大道。千吨矿石就会顺着这条路运到祖国各地去。你知道么？我们五月份发现的那个冰洲石矿，已大批外运。在北京举办的资源展览会上，毛主席都看过了。有一个西方光学仪器厂的大亨叫什么汉斯的，在我们

的冰洲面前哑口无言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说不出话呀？”一直静听的小吕问道。

“嘿，就像你小时候饿肚子，看见别人点心的心情一样。”

小吕和李龙都笑了起来。小吕感到祖国是多么富饶啊！我们找见的冰洲石大矿带叫那个“汉斯”眼热，口淌涎水。十几年前不正是这类先生们说中国的大西北只有戈壁风沙吗？不正是断言中国缺乏原料和工业资源吗？这些先生们，在事实面前折服了。想到这里小吕心里暖烘烘的。又说：“李队长，你还记得有些人编的那顺口溜吧？什么‘青海好，山上不长草……’说这些话的人，只要不是瞎子，就让他睁开眼看看。我说，应该改成‘青海好，满山尽是宝’……”

“好啊！说得对。青海遍地有宝藏：金银铜铁锡，铅锌石油天然气……有色金属，稀有金属，应有尽有，谁说青海荒凉？那不是别有用心，就是没长眼睛的人。”说毕，两人大笑起来，笑声在茫茫的夜空荡漾着。

半夜里，李龙被滂沱大雨淋醒了。突然听见一片轰隆声。

“山洪！”李龙惊叫了一声，刚一把揪住还在酣睡的小吕，一股黄浊冰凉的洪峰便扑了过来，马上把人卷到沙沟中去了。李龙拼命把小吕往上推搡，小吕的头总算冒出了水面。这时，小吕已经清醒过来，急得尖声喊着：“放一开！我……会游……”李龙听到小吕的喊声，手抓得更紧了。也不知多大流速，他的眼前只见急速地闪过了模糊的巨石、枯树。他受过伤的右腿在发麻、抽筋。……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沉重了，必须赶快爬到岸上去。但每次努力都被狂暴的洪水拖入急流中，一种崇高的对同志的阶级友爱，使他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继续抓紧小吕的手。“一定把小吕救出去！”的决心占据着他的思想。他终于抓着一棵飘在水中的树，冲出了激流……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刻，他觉得有谁在喊他；当他从昏迷中努力睁开眼睛时，才看清小吕伏着身子，眼内滚着泪珠，摇着他的手。

“你哭什么？害怕了？”

“嗯，你昏沉沉的，老是叫不醒。”

“嗨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？和它打过的交道多了。啊！我们的东西呢？马呢？”他摸了摸腰间的手枪，经纬仪都在，马也在山顶上悠闲地吃着草。只是不见了马褡子和马鞍。

李龙忍着浑身的疼痛，坐起来说：“走，找东西去。”

“不，不，让我去。”小吕说着就在地上跳了两跳，像燕子一样飞走了。

东西从淤泥里找回来了，只是不见装饼干的口袋，此后才在一跟树枝上发现了一片口袋布片，上面有一团被泥水浸透了的面糊。小吕高兴地把面团递给了李龙。李龙把面团分成了鸡蛋大的两半；一半面团送到小吕嘴边，“吃吧，这叫二一添作五”李龙忽地一下子把面团扔到嘴里。

“哎，你怎么一下子就吃下去了！”小吕细细地嚼着说：“我可要慢慢享受。从来还没有吃过一顿像今天这样香的饭。”

“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，等回到营地，夹心面包里不要放果子酱，放泥好啦。不过，我吃饭向来是狼吞虎咽的呢！”两个人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
第二日早上，还是满天星光，可是两人都饿醒了。从昨天吃了那点泥拌面糊后，就再没有捞到吃的。小吕在暗暗埋怨自己，为什么不多带些吃的？让水把袋子冲跑？这情绪立即被李龙察觉了。

“小吕，把裤带紧一紧，这是对付饿的一般经验。这没啥了不起。一两天不吃东西完全能扛住；何况昨天还吃了点呢？喂，小伙子，把精神振作起来，我向你挑战！”李龙在马上精神焕发地说着。

小吕听了，突然觉得脖子和耳朵根在发烧，感到自己多么需要向队长学习啊！

穿进了一个山谷，李龙勒住了马，仔细观察四面的山头，说：“看，我们已经走进了五号区。现在可以允许吃一点早餐了。”他就像变戏法一样从怀里掏出一个面团。小吕惊愕地瞪着眼睛，终于明白那黑黑的鸡蛋一般大的面团，正是昨天的那一点。当李龙又像昨天一样送到小吕嘴边时，他说什么也不吃，只噘着嘴生李龙的气。最后李龙掰了一小半，笑着说：“这回真是二一添作五，看我的！”他把那一小块塞进嘴里，小吕还噘着嘴，眼中分明闪动着泪花。李龙又连忙打趣着说：“吃啊，嘴噘的那么高作啥，这里又不少拴马桩子。快吃，吃了还要干活。”小吕被说得破涕为笑，他把面团塞进小吕的手中。

阴霾的天空变得明朗了，太阳从玫瑰色的朝霞中升了起来，山坡上铺满了金色的阳光。小吕跑到下面那条小溪喝水，在溪岸上发现了一道踩过不久的印子——宽宽的，沉重的脚印。他惊喜得大喊起来：“看！快看，这里有人走过！”

李龙跑过去一看，笑着说：“你从哪里见过这么大的脚印？这是熊掌印。”说着，他也想掬起清清的泉水，向头上浇浇，但手到半道却停了下来，慢慢地又伸到了水内，捞出一块像鹿角菜一样的小东西，激动地说：“啊！这，这不是么！”

小吕定神一看，终于大喊起来：“自然铜！”群山雷鸣似的传一声回音：“自——然——铜”。李龙把那块自然铜在地上轻轻磨了磨，马上闪出了灿灿的金光，天空一下好像变得格外美丽。这时，他俩才发现山上升着那么多野菊花、山玫瑰，和许多不知名的花儿。就连那冰冷冷的石块也变得那么好看。

“看啊，这就是地下铜矿的产品……”李龙大声地说着，作出了肯定的判断：这一小块铜是由山洪冲下来的，真正的露头在这条泉水的上面。接着他命令似地说：“小吕，上马到那里去看看构造。”

小吕早跨上了马背，极大的兴奋使他们忘掉了饥饿，驱跑了疲劳。

小溪从前面的石峡中流出，进入了石峡，只见两壁峭峻笔直，上面生着暗绿色的苔藓，满